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前夜 父与子

Накануне
Отцы и дети

(俄罗斯) 屠格涅夫 著
刘淑梅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前夜 父与子

Накануне
Отцы и дети

(俄罗斯) 屠格涅夫 著
刘淑梅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前夜 父与子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刘淑梅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317-3065-1

I. ①前… II. ①屠…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3768号

前夜 父与子

Накануне Отцы и дети

作 者 / (俄罗斯) 屠格涅夫
译 者 / 刘淑梅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20
字 数 / 338千字
版 次 /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17.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065-1

译者序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1818 - 1883）生于俄罗斯中部奥廖尔省的一个世袭贵族之家，是俄罗斯19世纪杰出的作家、诗人，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俄罗斯民族特点，并且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俄罗斯的社会生活，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发展的新动向，因此，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被誉为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俄罗斯的“社会编年史”。屠格涅夫是俄罗斯第一位获得欧洲声誉的作家，他的创作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和成熟、为俄罗斯文学走向欧洲和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般认为，在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中，《罗亭》（Рудин，1856）、《贵族之家》（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1859）、《前夜》（Накануне，1860）、《父与子》（Отцы и дети，1862）代表了作家创作的最高成就。

19世纪60年代初，屠格涅夫的创作达到高峰，《前夜》和《父与子》正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根据时代的要求，作家把视线从贵族知识分子转移到平民知识分子的身上，敏锐地表现了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趋势，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俄罗斯社会的真实及社会中的矛盾。这两部作品的问世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激烈争论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极其罕见的。

《前夜》的标题极富象征意义，当时俄罗斯正处在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前夜》是第一部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中心人物的长篇小说，是最早歌颂“新人”的作品。男主人公英沙洛夫朴实、真诚、勇敢，有坚定的理想，他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保加利亚的爱国者，能化理想为行动，为了解放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位来自保加利亚的英雄寓意着俄罗斯还处在出现这种英雄人物的“前夜”。保加利亚的英沙洛夫为的是民族解放，而俄罗斯的英沙洛夫为的是反对专制农奴制度。女主人公叶琳娜拥有坚强的意志，她善于思考、渴望行动，是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奋不顾身参加革命的英女性形象。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思想和艺术成就的统一体现得更好的一部作品。小说展示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贵族自由主义者这两种社会力量，也就是“子辈”和“父辈”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前者的代表是巴扎罗夫，后者的代表是基尔萨诺夫兄弟，尤其是哥哥巴维尔。巴扎罗夫可以说是19世纪60年代俄罗斯民主启蒙时期具有否定精神的一个典型代表，但是巴扎罗夫缺乏完整的社会思想体系，他是旧制度的叛逆者，一个“虚无主义者”，否定一切旧传统、旧观念，他宣称要战斗，但却没有行动。屠格涅夫理解革命民主主义者要与贵族分裂的历史必然，但他不赞成对“父辈”文化遗产持完全否定态度的虚无主义。“父辈”有他们与生俱来的社会性弱点和历史局限性，但他们也有对美的敏感、有在生活中真实的喜怒哀乐，他们爱诗、爱艺术、爱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同时，作家赞赏“子辈”的刚毅、反封建的锐气，却并不赞赏他们对美的冷漠，尤其对待浪漫主义激情、对待人的内心感情方面的态度，“子辈”在否定贵族阶级的闲情逸致时，也把传统的艺术和文学都否定了。因此，小说中巴扎罗夫对待艺术、爱情等问题的矛盾性导致了他最后的悲剧——过早死亡。

目 录

前 夜

一	3
二	10
三	13
四	16
五	20
六	25
七	28
八	31
九	36
十	39
十一	44
十二	47
十三	51
十四	53
十五	57
十六	66
十七	71
十八	75
十九	80
二十	83
二十一	86
二十二	87

二十三	92
二十四	97
二十五	100
二十六	105
二十七	107
二十八	109
二十九	113
三十	117
三十一	123
三十二	126
三十三	129
三十四	137
三十五	142
三十六	144

父与子

一	149
二	151
三	153
四	157
五	161
六	166
七	169
八	173
九	178
十	181
十一	190
十二	193
十三	197
十四	202
十五	206
十六	209

十七	216
十八	225
十九	229
二十	235
二十一	243
二十二	256
二十三	260
二十四	265
二十五	278
二十六	287
二十七	294
二十八	305

前 夜

一八五三年夏季酷热的一天里，一株高大粗壮的菩提树的浓荫下，在莫斯科河岸离昆卓沃不远的一片草地上，两个年轻人并排躺着，其中一个高个子的看上去大约二十三岁左右，黑皮肤，鼻子尖而微钩，天庭饱满，宽厚的嘴唇上微微带着含蓄的笑意，他仰面躺着，若有所思地目视前方，稍稍眯起他那双灰色的小眼睛。另一个人则是趴着，两只手托起他那满是浅黄色鬈发的脑袋。他也一样在注视着远处的某个地方。他比他的同伴年长三岁，但是看上去更加年轻，他的胡须才刚冒出来，下巴上蓄着一层薄薄的卷曲的茸毛。他那娇嫩的小圆脸，甜蜜的褐色瞳孔，凸起的漂亮唇线，和那双白嫩的小手，像小孩子般的讨人喜欢，隐含着某种诱人而优雅的因素。他周身都散发出一种青春、活泼的健康气息，这是一种专属于年轻人的气息——养尊处优、无牵无挂、自信满满的青春赋予的特有气息。他的每一次回眸、托腮、微笑，所有的动作都像个故意显摆的小男孩。他身穿一件白色宽松外套，类似一种短上衣，一条天蓝色纱巾缠绕着他略显纤细的脖子，在他脚边的草地上有一顶被揉皱的草帽随意地丢在一边。

和这个充满青春气息的年轻人比起来，他的伙伴则显得像是个小老头儿，单看他那笨拙的体型，应该没人能想得到，他心中此刻也正被喜悦充盈着，感觉也同样良好。他像根木头桩子一样躺着，那颗上宽下窄的脑袋笨拙地系在硕长的脖颈上。他的那双粗糙的手，他那被一件欧式黑色短襟长礼服紧紧包裹住的身躯，他的两只膝盖向上抬起、酷似蜻蜓后腿的长腿——所有这些身体部位的姿势和造型都显得那么笨拙。

然而，你却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一个有着良好教养和素质的人。在他那全身上下遍布的笨拙动作里流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翩翩君子的风度。他不英俊，甚至可以说有点滑稽，然而却常常表现出善良和沉思的习惯。他叫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别尔谢涅夫。他的同伴，那个有着浅色卷发的年轻人，名叫巴维尔·雅科夫列维奇·舒宾。

“你怎么不学我脸朝下躺着？”舒宾开口说话了，“这种姿势很舒服，特别是把双脚向后抬起来，然后两只鞋的后跟撞在一起的时候，喏，就像这样。青草就在你鼻子尖底下，当看腻风景之后你就可以用眼睛跟踪一个大肚皮的小虫子，看它是如何在一根草上爬行，或者盯着只小蚂蚁，看它如何忙忙碌碌。千真万确，这样真的更舒服些。然而你现在采用的是那种有些古典主义的动作，简直就是个跳芭蕾舞的女演员，斜倚在一块用纸糊的布景的石头上。你要知道，这时的你有足够的权利好好休息放松一下。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你可是学士毕业生第三名啊！休息一会儿吧，先不要把身体绷得那么紧啦，让你的胳膊、腿儿也舒服舒服！”舒宾说这些话全部都是以调侃的口气懒洋洋地从鼻子里哼哼出来的（养尊处优的小孩们对待给他们糖吃的朋友好像都这么讲话的），还没等回答，他又接着说道：“在蚂蚁、甲虫跟其他的昆虫先生们身上，我最顾念的是它们那种骇人的严肃，一副郑重其事的面孔，蹿来蹿去，就好像它们的生命有多么了不起一样！一个人，创造的君主，万物的灵长，正在俯视着它们，它们却对他不理不睬。也许会有只蚊子不知好歹地站在创造之王的鼻尖上，拿他饱餐一顿呢。这真是一种耻辱。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们的生命在哪点上比我们卑微呢？如果我们能妄自尊大的话，它们难道就不能妄自尊大？喂！哲学家，你帮我回答下这个问题吧！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说什么？”别尔谢涅夫仿佛猛地一怔，说道。

“说什么！”舒宾重复了他的话，“你的朋友正在对你滔滔不绝阐明一些他内心非常深刻的思想，但是你却充耳不闻。”

“我正在看风景呢，你看，这片田野在阳光照耀下闪烁得多么热情啊！”别尔谢涅夫稍稍压低了声音说。

“好一片浓烈的色彩，”舒宾低声咕哝，“总之，都是大自然嘛！”

别尔谢涅夫只好无奈地摇摇头。

“你应该比我更加懂得欣赏这一切才是。你是有责任的，别忘了，你是个艺术家。”

“非也，非也，阁下，此非我之所长也。”舒宾反驳说，同时把帽子扣到后脑勺上。“我只是个屠夫，阁下。我的任务是捏肉，把肉整个捏出来，包括手臂、肩头、腿脚，但是这儿的风景既没有确定的外形，也没有完美的整体，到处铺陈开来，我看你能抓住点儿什么？”

“可是这里也还是很美的呀，”别尔谢涅夫指出，“想起来了，你的浮雕做完啦？”

“你指的是哪个浮雕?”

“婴儿与山羊。”

“见鬼去吧!统统见鬼去吧!”舒宾故意拖长声调喊着,“瞧瞧真正的货色,瞧瞧上一代人,瞧瞧古代的那些珍品,我就毫不犹豫摔烂自己那一文不值的東西。你指着大自然对我说,‘这里同样也有美呀’。当然了,万物都有美,甚至于连你的鼻子上也存在这个东西,但你不该成天忙着追求美呀。上一代的人,他们才不会刻意去追求美呢,是美主动进入他们的世界、他们的作品中的。到底是怎么来的?只有上帝才知道,也许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一定。上一代人拥有整个世界,我们却不能像他们那样铺陈开来,我们的目光太短浅。我们只要在一个小地方甩下钓鱼竿就守住决不挪窝儿。上钩啦,棒极了!可要是不上钩呢!”

舒宾吐一吐舌头。“等等,等等,”别尔谢涅夫反驳说,“你这分明是奇谈怪论。如果你对美能产生共鸣,不能在任何地方一见到美都喜欢上它,那么你同样不可能在你的艺术品中抓住它。如果一幅美的风景画,一支优美的乐曲无法让你的心灵倾诉,有所感悟,我想说的是,你做不到与它们共鸣!”

“天哪,你这个共鸣家!”舒宾脱口而出,同时也为这个由他生搬硬造的新词发笑。但别尔谢涅夫却仍沉浸在思考之中。

“不,老弟啊,”舒宾接着说,“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一个哲学家,莫斯科大学毕业生的第三名,与你争论这些简直太可怕啦,特别是我这个连大学都没上完的学生,但是我想告诉你,除了我的艺术之外,我所钟情的美只有女人,仅仅在美丽的女孩子身上,这也是这段时间以来……”他翻身四脚朝天地躺着,两手枕在头底下,沉默着。正午酷热的寂静笼罩在泛着白光的沉睡着的地球上。

“顺便谈谈关于女人的话题吧,”舒宾又开始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很少会有一个女人把斯塔霍夫放在手心里?在莫斯科你有见到他吗?”

“没有。”

“这老头儿一定是疯了,没日没夜坐在他的阿芙库斯金娜·赫里斯季安诺芙娜家里,无聊得快死了,但还是那样相对无言地坐着。样子太蠢了,看上去让人恶心。你瞧瞧,上帝赐给这个人一个什么样的家哟!不行,还必须要个阿芙库斯金娜·赫里斯季安诺芙娜!我还从没见过比她那张鸭子面孔更为惨淡的东西呢!这些天我为她塑了座丁式的戏谑像,很不错呢,我拿来给你瞧瞧。”

“叶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那个胸像呢？”别尔谢涅夫问，“有进展吗？”

“不，老弟，丝毫没有进展。这张面孔令人无所适从，放眼望去，线条都太过清晰、严密、端正，很容易做到雷同。但是又似乎不是那么回事儿，似易实难。你有没有留意她是如何听人讲话的？线条纹丝不动，仅就目光里的表情很丰富，并且随着表情的变化，全部体态都在变。一个雕塑家该如何办到呢？况且还是个一知半解的雕塑家。真是一个非凡的生命，奇特的生命。”沉默一时后，他最后补充说。

“是啊！她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姑娘。”别尔谢涅夫继续用他的话说。

“但她却是尼古拉·阿尔捷密耶维奇·斯塔霍夫的女儿！有了这一层，你将怎样探讨她的血统和家族呢？有趣的是，她恰好是他的女儿，她不仅像她的那双父母，还很像安娜·瓦西里耶芙娜。

我尊敬安娜·瓦西里耶芙娜，毕竟她是我的恩人。但是事实上她是一只老母鸡。

叶琳娜的这个心灵从何而来呢？是谁点燃了这团火？这又出现一个需要你帮忙解答的问题，哲学家！”

但是所谓哲学家仍然沉默不语，别尔谢涅夫通常说没有“多言数穷”的不足，他说话时看上去很笨拙，讷于言，徒劳地挥动着两只大手。而这次却是有着某种特殊的宁静压在他的心头上，某种类似疲劳、悲哀的宁静。

他曾辛苦地工作了好长时间，那时天天都要干数小时的活，直到最近才搬出城来。怡然自得的生活，整天无所事事，伴随那清新的空气，一种已经抵达目标的舒畅感受，能和朋友畅所欲言，在某一瞬间袭来的心上人儿的影子，所有这一切纷杂而无法言说的相似影像在他心中汇聚成为一个相同的感受，使他平静，又使他激动、使他慵懒。而他本是个神经质的年轻人。

菩提树荫下凉爽且安静，飞入它浓荫中的苍蝇和蜜蜂的嗡嗡声似乎也更小一点。绿色草地，不掺一点儿金黄。高高的草叶也着了魔似的矗立着，纹丝不动。菩提树的低低的枝上悬着一小束一小束像是枯萎的黄花。甜美的气息伴着每一次呼吸潜入肺部的深处，胸腔也似乎欣然吸进它。远处，河对岸，一直到地平线下面，一切都晃着光，似乎是在燃烧。不远处偶有微风拂过，吹皱了静谧却也增强了另一处的闪光，一层闪光的薄雾在田野上方萦绕不去，鸟叫声绝迹，它们不在酷热时唱歌。螽斯四下里叫嚣着，沐浴于轻轻拂动的微风下，沉醉于辽远深沉的寂静中，享受着自然界热烈

的生命之音，你一定会惬意非常，它不仅催人入梦，也会翻涌出回忆来。

“你注意到了吗？”别尔谢涅夫忽然说话了，并用他双手的动作来加以补充表达，“大自然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是多么奇特的一种情感啊！它宽大的怀抱中的全部都是那么圆满，那么晴朗，我想说的是，所有的一切都那么美满，我们理解这一点，同时也欣赏这一点，而与此同时，该怎么说呢？至少在我心里，它经常让人不安、恐惧，甚至是哀伤。难道说是在它面前，与它面对面时，我们可以更加强烈地感知到我们所有的虚空和淡漠？也许是我们没有它那种赖以自我满足的感受？而其他一些东西，我的意思是，另一些我们所想要提及的东西，它却并不曾拥有？”

“哼，”舒宾显然不赞同他的话，“我来对你说，安德烈·彼得洛维奇，这全都是为什么吧！你所描述的只是一个孤独者的感觉，这个人他不是过日子而只是在无聊地观望和发呆。

为什么要观望呢？自己应该去主动生活呀，成为一个富有朝气的年轻人。无论你怎么去敲开大自然的大门，它都不可能清晰、响亮地回应你，因为它根本就是个十足的哑巴。

它会轰响，也会呜咽，就像一根琴弦，但是你别指望它会唱歌。只有一个活着的灵魂才会回应，而这大多数又都是女人的灵魂。所以说，我亲爱的朋友，你快去寻个心上人儿吧，到时候你所有的忧愁、感伤会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才是你指的我们‘需要’的东西。

看看这种恐惧吧，这种忧伤，看看这种类似饥饿的东西。为你的胃送些真正的食物吧，一切就会马上步入正轨，在宇宙中找到属于你的位置，做一个真实活泼的人吧，我的老兄哟。

再说，大自然是个什么东西？它有什么价值呢？你自己听听，爱情，这是个多么强烈又热情的词语啊！自然，一个多么冷漠、书面的词儿！所以呀，”舒宾唱起来了，“万岁，玛丽亚·彼德洛芙娜！”

“或者不是这样的，”他补充道，“不是玛丽亚·彼德洛芙娜，反正都一样！乌·买·康普列涅^①。”别尔谢涅夫稍稍起身，用紧握着的双手托住下巴。

“为什么开玩笑？”他兀自说道，眼睛却没有转过来看着同伴，“为什么挖苦人？是的，你说得没错，爱情是一个伟大的字眼，也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可是你说的又是些什么样的爱情呢？”这时舒宾也抬起身来。

“什么样的爱情？随便什么样的，只要可以拥有它就好了。我说实话

① 法语的俄语拼读，意为：你明白我的意思。

吧，照我看呀，假如爱了，压根就没有各式各样的爱情。”

“就必须一心一意。”别尔谢涅夫马上接上。“是呀，这就是规律，心和苹果不一样，无法切成几瓣。要是你爱了，你就是对的。我并非想要挖苦谁。

此刻我心里满腔柔情，心变得相当地柔软，我只想解释一下，照你说的，为什么自然界对我们有那么大的好处。

因为它在我们心中唤起了爱的需要，却又没办法及时满足它。它默默地将我们送往其他的活着的人怀里，但我们却不知道它，只能期待着从它身上得到点什么安慰。

唉！安德烈，安德烈哟，这太阳好美啊，这天空、我们四周的一切都多么美好啊，可你却在悲伤。但是如果说此刻你牵着心爱的女人的手，如果说这只手与整个这个女人全都是你的，假如你几乎是在用她的眼睛在看着这个世界，不是用你的、独自一人的心思，而是同时也用她的心情去体会，那样的话，大自然在你心中所激起的就不仅仅是满腹的忧伤，安德烈呀，也绝不会是惊恐，而你自己也再不会去思念它的美了，它也许会手舞足蹈，引吭高歌，它也许会和你一起唱关于你的颂歌，因为到那时，你已经在它哑然无语的身上，灌输语言了！”

舒宾一下子弹起，来回踱着步子，而别尔谢涅夫依旧低垂着头，脸上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红晕。

“我不太同意你的说法，”他开始说，“大自然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暗示着我爱情。（他并没有一下子把爱情这个字眼说穿。）而大自然甚至是在威胁，它唤起我们许多神秘的，啊，甚至遥不可及的奥秘。它难道不是决心要把我们吞没，难道不是刻不容缓地在吞噬着我们的灵魂吗？它浩大的怀中不仅有鲜活的生命，同时也有冷酷的死亡，死亡在它怀抱里发出的声响跟生命的声音一样清晰嘹亮。”

“在爱情的世界里同样也是有生有死的呀。”舒宾打断他说。

“那么，”别尔谢涅夫接着说，“比如说，春天当我站在树林中绿色的草丛里，当我感觉自己似乎听见了‘奥白龙’^①浪漫的号角，”当说出这些话时，他觉得有点儿不大好意思，“难道这也是……”

“对爱情的渴望，对幸福的期盼，仅此而已！”舒宾马上接过话头，“我也理解这种声响，我也了解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期待，它出现在我的心

① 奥白龙是法国古代传说中的林中仙女。

里，在浓荫，以及树林的深处，也许还可能是在一个黄昏辽阔的原野上，那时太阳正缓缓升起，阳光温暖和煦，丛林后的那条涓涓细流上云蒸雾绕。

可是丛林、山川、大地、河流、一片浮云、一株小草，从它们那儿我所期望的、所希冀的是一种幸福感，我能在万事万物中感受到幸福的降临，并聆听它们强烈的召唤！

“我的上帝——光明而快乐的上帝啊！”我曾用这一句作为一首诗的开头，你不得不承认，这第一行写得棒极了，可是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第二行来了。幸福！幸福啊！生命还在延续，我们的腿脚还灵便，趁我们现在不是在下山而是在上山！“见鬼去吧！”

舒宾突然一顿，又接着说：“我们是年轻的，既不丑陋，也不愚蠢，我们一定要尽力争取幸福！”

他潇洒地把卷发往後一甩，同时自信地，甚至像是在挑衅似的仰望天空。别尔谢涅夫抬起眼看他。“那么在你看来，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比幸福更值得崇拜了吗？”他安静地问道。

“你说得具体点？”舒宾问，等着对方说话，“那么，举例说吧，照你说的，咱俩都还年轻，而且我们全是好人，就算是吧！我们分别都在渴望着能获得幸福，然而仅仅‘幸福’这个词就能让我们彼此牵起手来，把我们俩结合起来吗？这个词，我的意思是，是否会是一个自私自利，让人分道扬镳的词呢？”

“但是你知道有能让人同心同德的词吗？”

“知道啊，而且还有很多呢，你也是知道的。”

“嗯？都是些什么啊？”

“比如艺术，你可是个艺术家啊，还有祖国、自由、科学、正义。”

“那么，爱情怎么说呢？”舒宾问。

“爱情同样也是个能让人团结的词，但不知是不是你现在所渴求的那种爱情，我说的这种爱情并非享乐式的，而是牺牲式的爱情。”舒宾不禁皱起了眉头。“这种话对德国人说很合适，但我想要为自己争取爱情，我决定成为为爱奋斗的第一号。”

“第一号吗？”别尔谢涅夫重复道，“但我觉得，如果能把自己搁在第二号的位子上，才能实现我们生命的全部意义。”

“假如所有人都照您的意思，”舒宾扮了一个可怜的鬼脸说，“这世上就没有人要吃凤梨啦，全部都会分送给别人吃。”

“那也说明，凤梨对人来说不具有任何意义。但是，你不必害怕，经常